

记忆迷宫

人类的记忆是一幅散开的拼图，
常常会有缺口出现……

DER TRAKT

[德] 阿尔诺·施特罗贝尔 (Arno Strobel) 著
王恺 —— 译

记忆迷宫

DER TRAKT

[德] 阿尔诺·施特罗贝尔 (Arno Strobel) 著
王恺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DER TRAKT by Arno Strobel
Copyright © 2010 by Arno Strobe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Beijing Alpha Books C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3）第01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迷宫 / （德）施特罗贝尔 著；王恺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2014.9
书名原文：Der Trakt

ISBN 978-7-229-08601-5

I. ①记… II. ①施…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91119号

记忆迷宫

JIYIMIGONG

〔德〕阿尔诺·施特罗贝尔 著

王恺 译

出版人：罗小卫

出版监制：王舜平

策划编辑：于 然

责任编辑：刘美慧

责任印制：杨 宁

营销编辑：王丽红

装帧设计：荆棘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bjhztr@vip.163.com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1.25 字数：232千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第一章

当儿子被迫坐在一辆陌生汽车的副驾驶位子上时，希波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劫持走，自己却无能为力。有那么一刹那，她甚至以为自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耳边萦绕不去的是卢卡斯被那条突然从车里伸出来、布满刺青图案的胳膊拖走时的惊叫声。直到今天希波乐依然清晰地记得，图案繁复交错的蓝色刺青爬满那个人的整条小臂，甚至蔓延到了手背上。在车门被飞快地关上之后，这辆汽车便风驰电掣般地呼啸而去。希波乐甚至需要好几秒钟才终于从石化的状态中回过神来，随后她立即尖叫着沿汽车行驶的方向狂奔而去。

汽车的背影在希波乐的视线中很快越变越小。她的胸口火烧火燎地疼起来，即使大口大口地呼吸，希波乐还是感觉肺部的氧气好像都要被抽空了。她眼前的街道变成了模糊的条纹，而后这些条纹像画家用画笔调色一样旋转着混杂在一起。希波乐抬起手臂飞快地抹了一下眼睛，并努力保持自己奔跑的速度。即便如

此，短短几秒钟之后，那辆载有她儿子的陌生汽车还是在街角转了个弯就消失不见了。

“卢卡斯……”希波乐在汽车消失的地方停了下来。她感觉身体的所有部分都正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向四面八方拉扯。胸口和肺部的那种强烈灼烧感已经消失，就连双腿因奔跑而产生的疼痛也已感觉不到。

这瞬间发生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难以置信的感觉将她的理智像一根橡皮筋一样缓缓拉长，一直拉，一直拉……直到啪的一声断成两截。希波乐觉得整个世界在她的面前被硬生生地砍成两半，一半是梦境，一半是现实。

希波乐一边勉强睁开沉重的双眼，一边用力摇晃着自己的头，试图将漂浮在外太空的思绪拉回。与此同时，她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十分昏暗的房间里，只有一盏小灯在头顶上散发出幽幽绿光。

这是一场梦，希波乐安慰自己，她只是在做梦。然而现实与记忆都是如此的清晰，以至于希波乐的自我安慰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更可怕的是，随着意识的逐渐清醒，那种无边无际的巨大恐惧又一点一点地从她的心底升起，缓缓将她包围，直到完全占据她的全部感觉与思绪。希波乐甚至不知道自己现在到底身在何处。

她将头侧向一边，视线所及之处是两台那种在医院里常见的监视器。而希波乐也是躺在那种医院才有的病床上，两台监视器就并排放置在固定于床头的铁架子上。墨绿色的显示屏上，一个荧

光绿色的小圆点正拖着一条长长的彗星一般的长尾巴从最左边“滴滴，滴滴”地移动到最右边，而后消失不见；然后再从最左边冒出来，重复刚才的动作。每台监视器的侧面都有一条长长的电线伸出，它们在离机器几厘米的地方又各自分成数不清的长长的小细电线，经过她的身侧，最终消失在被子的下面。希波乐试着抬起自己的头，但是马上她就感觉到那种拉扯的疼痛，刚刚也正是这种疼痛将她从昏迷中唤醒。她小心翼翼地摸了摸自己的头，然后发现从监视器里伸出的无数小细电线，有那么几根被固定在她的头部。她还感到喉咙处好像在被一只无形的手不停地按压，导致呼吸特别不顺畅。希波乐渐渐觉得仿佛有一团火在下方灼烧着她的意识，于是她又闭上眼睛，尝试将精神全部集中到调整呼吸频率这件事情上来：空气从口腔沿着气管进入到肺中，氧气以肺部为起点，安静且准确无误地再分散到全身的各个部位。

这时希波乐感到喉咙上的压力不像刚才那么强烈了。为什么我在医院里？监视器……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我是怎么了？还有……卢卡斯，卢卡斯怎么样了？他现在好吗？她真切地希望她的儿子——卢卡斯——正在家中跟他的父亲在一起，就像往常希波乐不在家的时候那样。

一场事故。一定发生了一场事故，这是唯一能解释得通的理由。

希波乐小心翼翼地坐直身子，与此同时，她感觉那无数电线中的一根就像一条纤细冰冷的蛇，令人不适地趴在她病号服后背上的开口处，让她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滑到一旁的被子让她赤

裸的双腿暴露在空气中，腿上的皮肤依旧光滑平整，没有任何可见的伤痕。希波乐先是动了动她的脚趾，接着动了动两只脚，继而又弯起双腿再把它伸直。在掀起身上的病号服后，希波乐盯着自己同样赤裸着的娇小乳房，以及乳房旁边四个带有与监视器相连电线的小吸盘。这里——也没有伤痕。再往下看，除了病号服，她身上仅有的衣物是一条乳白色内裤。希波乐用双手摸了摸自己的脸，又轻轻地拍了拍，在确定没有任何不适感后，她又慢慢地躺回到床上。

好的，希波乐，千万不要慌张。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很显然，你至少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外伤。

但是，怎么会这样？那个可怕的梦境重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一切都感觉那么真实，以致它们瞬间就汇聚在一起，滚烫地在她的体内穿行灼烧。难道这根本不是在做梦？难道她在那个手臂上有文身的男人掳走她的儿子之后就昏迷过去了？

希波乐睁开眼睛，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里，她的额头上就细密地覆盖了一层汗珠。刚才被她生生逼走的那种心慌感又像潮水一样凶猛地席卷而来。

好好想想，希波乐，你必须仔细回忆每一个细节。你脑海里的这一切真的发生过吗？

希波乐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竭尽全力回忆所有的细节。但是不论她怎样努力，整个记忆就像无数模糊不清的碎片，拼凑不出一个完整的画面。而且她潜意识里还隐隐地知道，整个事件的开端并不在这些模糊的碎片之中。

房间的天花板上，有一大片由监视器屏幕反射出来的荧光绿色的斑。希波乐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个光斑，拼命集中所有注意力，尝试回忆起她在这个房间中苏醒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我当时正在……她隐隐能感觉到这段记忆就在不远处，触手可及，而且在这段记忆中应该没有卢卡斯。

希波乐再次合上双眼。终于，她的大脑里闪现出所经历事件中的某些片段。然而这些片段只是像幽灵一般忽悠出现，在希波乐就要抓住它们的时候便消失不见。不过，还是有零零星星的记忆碎片从大脑深处浮现出来，并且被希波乐按照发生的先后顺序串联起来。

那是一个晚上。我和艾柯在普鲁芬宁的一家希腊餐厅吃完饭，后步行回家。虽然时间已近午夜，但是天气还是非常暖和，差不多有二十摄氏度。艾柯提出开车送我回家，不过我更愿意散散步。她对我的决定调皮地眨了眨眼睛。回家的时候我抄了近路……那条穿过公园的小路……路还颇为陡峭。当时月淡星稀，夜空中的半个月亮在周围包裹它的重重云彩中透出乳白色的微光。在我身后，响起了鞋跟敲击石子路面的声音……我转过身去……

随着不断强迫自己回忆往事，希波乐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快。她听到自己发出的呻吟，不得不再一次睁开眼睛。

在公园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有没有遭到人身袭击？也许甚至是……想到这里，希波乐的手不受控制似的急急忙忙伸到被子下面，并沿着自己平滑的小腹一路向下摸索而去，在那里，

她应该有疼痛的感觉，如果……

事实上，那里没有任何异常的感觉。

希波乐把手收了回来。这个动作却令她接触到被子的手背感到一阵尖锐的刺痛。她举起这只手，放在眼前仔细观察手背上充血的肿块。深紫色的血瘀正中有一个小小的针眼，显然这个肿块是未经消毒就进行注射而引起的后果。

希波乐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身上吊着点滴瓶，却不知道自己伤在何处。周围也没有一个人来回答她满腹的疑问，连她最亲爱的约翰内斯也不在身边。如果她遭受到了人身袭击或发生了什么意外，为什么汉内斯¹不在病床前等待她苏醒呢？——因为他还要照顾卢卡斯。啊，卢卡斯。

但奇怪的是，怎么在这医院里也看不到其他的医生和护士来照顾她呢？还有，现在到底几点了？

呼叫铃。每个医院的病床边都会有一个紧急呼叫铃。希波乐环顾病床四周：前边、后边、左边、右边，希望找到一个按钮或看起来具有这种功能的物件。结果令她十分失望，那里根本没有呼叫铃一类的东西。希波乐只能再一次将自己重重地摔回枕头上。

她这是躺在一间多么怪异的医院病房里啊！为什么高高的四面墙上连一扇窗子都没有？为什么没有任何让病人呼叫求助的设施？

简直像在一座坟墓里，希波乐心想。一念至此，她便禁不住

1 汉内斯为约翰内斯的昵称。

大声呻吟出来。刚才想象中的那只手又压在了她的脖子上，只不过这一次她感觉从那只不存在的手上传来的力道更真实强大。这种压力迫使希波乐每次挣扎着的呼吸短促又频繁，尽管如此，她的肺部仍因得不到足够的空气而刺痛。突然，希波乐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她想不顾一切地从床上跳起来，扯掉身上那些乱七八糟的电线与管子，希望在做完后能痛痛快快地大吸几口空气。我必须……就在这时传来门被推开的声音，希波乐吓得惊跳起来。射进房间的光亮将右边墙上的黑暗撕开了一道口子。挤进屋内的光将一个人形剪影般地投射在墙上，光影斑驳的墙壁显得非常诡异。希波乐心里唯一的安慰是，幸好她现在不是一个人了。咽喉处的压力似乎有所减轻，快要窒息的感觉也渐渐退去。

“啊，真好！您醒过来了。”一个低沉悦耳的男声传了过来，同时那个人形也在朝希波乐的位置继续移动。大概过了两秒钟，心脏依旧怦怦直跳的希波乐终于看清了来人的模样。这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宛如刀背般狭长的面孔嵌在浓密的黑发中间。他正微笑地看着她。

这般低沉洪亮的声音竟来自如此纤细瘦小的身躯，而它正被罩在一件至少大两号的医生白大褂里。白大褂的肩部松松垮垮地吊在他的上臂处，这使他不得不把过长的袖子从袖口处向上卷好几层。听诊器的胶管从其中一个口袋里探了出来。他的胸牌上写着：E. 穆尔豪斯医生。

这个男人站住后，眼睛便一眨不眨地盯着希波乐，仿佛在饶有兴趣地等待着希波乐接下来的反应。

“我……我这是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希波乐听到自己用一种又轻又细的声音发问。

床前的这个男人大声笑了起来。“在医院里。您刚从深度昏迷中苏醒过来。我这就告诉您都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在这之前您还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在不扯断全身密密匝匝电线的情况下，希波乐尽可能大幅度地摇头。“不不不，求求您还是马上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吧！我这到底是怎么了？”

一只手指纤纤的手小心翼翼地放在希波乐正在输血的手背上。“马上我就会告诉您。首先请您回答我的问题。”

希波乐再次将头沉回枕头上，无奈地盯着天花板的一角。

“好吧，您先问吧。”

“您能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吗？”

“希波乐·奥利赫。”

“您住在哪里？”

“普鲁芬宁。”

穆尔豪斯医生一边不断地点头，一边保持着他的微笑。“现在请您再仔细看看我。您认得我吗？”

希波乐再一次将穆尔豪斯医生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不，我不认为我认识您。您这么问是什么意思？难道我应该认识您？”

穆尔豪斯医生摇了摇头。“不，奥利赫女士。您认识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是这家医院的主治医生。我只是想通过问您问题，来确定您的精神是否一切正常。从您的回答来看，这是完全

有必要的。”

“什么都不正常。”希波乐暴怒起来，连她自己都听到她的声音变得尖锐刺耳，“我莫名其妙地在这个没有一扇窗户又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房间里醒过来，浑身像个测量仪器一样被插满电线，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要说这是一家医院，为什么我的床边连一个呼叫铃都没有？耶稣基督啊，您就赶快告诉我，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吧！”希波乐抑制不住地任泪水肆意流淌。

穆尔豪斯医生充满理解地点了点头，轻轻地把他的手从希波乐的手背上拿了起来。“奥利赫女士，您能想起自己昏迷前最后发生了什么事吗？”

希波乐一边抽泣着，一边向医生讲述那天晚上在希腊餐厅的晚餐，以及回家时穿过的公园中的小路。她全部讲完后，穆尔豪斯医生似乎对她的回答非常满意。他拿过床头的椅子，放到希波乐的面前，坐了下来。

“有人在公园的小路上用钝器打伤您后，又抢劫了您的财物。”医生说道。他看到希波乐因惊吓而将身子迅速缩成一团，便立即补充道：“不不不，您没有受到嫌疑犯的侮辱。只是您头上受到的那一击太过严重，以至于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昏迷状态。您……”

“我昏迷了多久？”希波乐打断穆尔豪斯医生的话。

再次抬头正视希波乐之前，穆尔豪斯医生一直盯着自己打磨得圆润光滑的手指甲默不作声。终于他说：“您昏迷了很长时间，

奥利赫女士。几乎两个月之久。”

在穆尔豪斯医生回答问题的时候，他看向希波乐的眼神也发生了变化，从刚才的友善和蔼变得探究甚至戒备，就像一个研究员在实验室中观察他做实验用的动物用完药之后的反应。

希波乐虽然人在床上，却仍旧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她不敢置信地用手捂住嘴巴，嗓子深处的声音却依然不听指挥地从手指缝中流泻出来。“两个月？我的天啊！”

希波乐尝试努力消化这一切。穆尔豪斯医生一动不动、沉默不语地坐在她的身边。她居然八个星期的时间人事不省？在这八个星期里都发生了什么事？卢卡斯怎么样了……“我的儿子在哪里？他是不是和我的丈夫在一起？他过得好不好？约翰内斯怎么样？”

穆尔豪斯医生脸上的表情一瞬间变得非常古怪，希波乐不得不用一只拳头抵住自己的胃，以缓和紧绷的神经。

“您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脸色突然变得这么难看？难道卢卡斯出事了？”

穆尔豪斯医生歪着头，双手插进由于没系扣而从椅子两边散开，且边缘垂落在地的白大褂兜里。“不如您给我讲讲您的儿子吧。”医生用一种令希波乐难以接受的语气说。

这种语气只有父亲在安慰他幼小的孩子时才会用。或者——心理治疗师也会用同样的语气对他的精神病患者说话。

希波乐猛地坐起身来，完全不顾在这过程中被她过激的动作所扯掉的那些原本固定在头部的电线。她无视这些散落的电线，

无视扯掉头发的疼痛，也无视穆尔豪斯医生惊异的目光。

“为什么您不回答我的问题？我的儿子到底出了什么事？”

穆尔豪斯医生似乎在斟酌字句，考虑自己到底应该告诉这位激动得快失去理智的病人多少真相。终于，他依旧用那种心理治疗师的口吻开口说道：“奥利赫女士，请您千万不要着急。您头部所遭受的重击，还有如此长时间的昏迷……都会给您的记忆带来负面影响，也就是说，您可能在短时间内失去记忆。但是，随着时间……”

“您究竟在说什么？为什么一个问题都不回答我？”希波乐终于忍无可忍，粗鲁地打断了医生的话。不过医生也不打算再多说什么了，因为这样下去只会使希波乐更加激动、气愤。她闭上双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将双手像祈祷那样合上。这一次希波乐对穆尔豪斯医生轻声说：“求求您，求求您赶快告诉我，我的儿子到底怎么样了？”

穆尔豪斯医生弯下身子，将上身探向希波乐，并把他的手轻轻地抚到希波乐的手上。“奥利赫女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您的这些想法到底都是从哪里来的。也许是您的头部受到击打后身体的一种自发反应，但是……奥利赫女士，您忘记了，事实上，您根本没有儿子。”

希波乐的双眼死死地盯着穆尔豪斯医生，同时强迫自己消化和接受刚刚被告知的一切，并努力抑制身体不要做出过激的举动。一段时间之后，她简直不能分辨自己到底是谁。她也不知道自己沉默地保持了这个坐姿有多久，直到终于能理智地想清楚，

医生为她提供的只是真相的一种版本。

“医生先生，我不清楚您从哪里得到了这些关于我的信息，不过，显然它们并不全面。我的儿子叫卢卡斯，今年六岁。如果我真的像您所说的那样昏迷了这么长时间的话，那么卢卡斯已经过完他的七岁生日了。他是2001年8月19日……”希波乐在讲述中突然停顿了一下，不知为什么，这种陈述事实的方式令她觉得这些事都不再真实。虽然如此，希波乐还是继续了下去。“在慕尼黑伊萨尔河右岸医院出生的。给我接生的妇产科医生姓布莱希尤斯。当时我们一家住在伯根豪森区一间租来的公寓里。”就在希波乐讲出他们当年所居住的地方时，她的心底冒出一丝奇怪的感觉，仿佛她说了一些根本不该说的话。她使劲摇了摇头，试图摆脱这些奇怪的想法。希波乐抬起头来，看了看始终坐在床边不发一言的穆尔豪斯医生。我都做了什么？我们曾经住在哪里？希波乐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打在我头上的那一下……好吧，无所谓了。

“穆尔豪斯医生，我说得够多了吧？还是您想听到更多跟我有关的信息？您是不是认为我记忆混乱，并且捏造了真相？”

穆尔豪斯医生前后摇晃着脑袋，脸上皮笑肉不笑地咧嘴露出一排显然勤于护理的牙齿。“不，不，奥利赫女士，我当然相信，您刚才对我讲的一切都是事实真相。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变的是，您的大脑在遭到强烈击打后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您知道吗，”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人类的大脑是一部结构极其精密的仪器。正是由于大脑精密的特性，当它受到损伤的时候，我们才会

被它的失误所欺骗。就您的情况来说，如果您能尽快接受事情的真相，那么您快速康复的机会也就越大。无论如何，您都不应该……”

希波乐无语地把滑到下面的被单拉回来，重新系好那件薄薄的病号服，这时她终于注意到因为刚才情绪激动而裸露在衣服外面的胸部。希波乐猛的一下扯掉身上所有的电线。用来固定电线与身体的吸盘在她的身上留下了一个个明显的红印。面对希波乐突如其来的举动，穆尔豪斯医生只是平静地坐着观看，毫无其他的反应，倒是那台监视器不断地发出刺耳的哔哔声，屏幕上的绿色曲线也剧烈地上下波动起来。希波乐的腿一从床上垂下来，穆尔豪斯医生就以娴熟的动作不急不慌地关掉整个监视器的开关。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监视器屏幕上的荧光绿色小圆点也瞬间消失了。整个房间只剩下从走廊上透进来的光亮，以及床头后面的墙上一盏小夜灯发出来的微光。

“我现在就要求换回我自己的衣服，离开这家奇怪的医院。”希波乐强装镇定地对穆尔豪斯医生说。为了达到她想要的效果，希波乐不得不一边极力掩饰内心的恐惧，一边努力让自己的声调保持平稳。“您有没有通知我先生，告诉他我已经苏醒了？还是您又想说服我，让我相信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有结婚？噢，您通知警察了吗？您不认为警察们也应该到这里来询问我一些问题吗？”

“我们……呃，我们当然会通知您先生，告诉他您已经脱离了昏迷状态，奥利赫女士。警方我们也会通知，一旦我认为您的

健康状况良好，能够接受他们的询问，我们就会请警方过来。”

“我现在感觉就很好，我要见我的儿子。”

紧接着两人之间出现了突如其来的僵持。穆尔豪斯医生终于失去耐心，他不再试图避免与希波乐交谈中时时刻刻可能出现的冷场。

“您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保持绝对的安静。”医生再一次用清晰的吐字与强硬的口气对希波乐命令道。这回在希波乐尚未做出任何反应之前，他就已经转过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房间。

希波乐花了一些时间才终于使自己的眼睛适应了这个房间极其昏暗的光线。她看不清墙上是否有什么东西，但是她知道，在门附近的墙上应该有灯的开关。希波乐坚决要将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可就在向前迈了两步之后，她突然停了下来。昏迷了八个星期……这怎么可能？她怎么能毫不费力地下床？她怎么还能向前大跨两步？这一切发生得竟如此自然，就像希波乐只不过是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我一定要从这里出去。约翰内斯可能根本就没有接到医院方面关于她已经苏醒的通知，他当然也不知道，她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非常好。他很可能都不知道我现在人在哪里。

只迈了两大步，希波乐就来到了房间的门前。她用双手在门左右两边的墙上摸了又摸，却根本没有找到预想之中的电灯开关。于是希波乐又开始试着寻找门的把手。结果她只摸到了一个长长的圆柱形的巨大门锁。希波乐感到无比失望，双肩像失去力气一样塌了下去。她用前额抵住冰凉光滑的铁门，将全身的力量压了上去。